



菱荷園文集

特和  
1777  
4



特  
1777  
4

芟荷園文集初編卷之六

筑波

石正猗仲綠著

東都

垣 寬栗卿校

序

送石見令關君序

石見令關君徵入東都蓋關君好學有意於余其所  
友善菊池君請為紹介始獲望顏色爾後時時挾筴  
周旋數聲其驩退而竊語關君堅直廉正篤學不恥  
下問經術足以綠飾吏事且哉所在政平訟理循良



之名灌朝野矣。又其屬吏老於事者。謂余曰。我明府  
享保中出自太農掾。令于羽陽。蓋羽陽古奧陸之地。  
其俗任俠。使氣邑中賢豪。賭博自恣。其所藏活。以命  
為之爪牙。乃橐千金。浮游近縣。一擲百萬。負進倍從。  
倒橐猶不足。窮濫並至。隍賊債王。其邪靡所不至焉。適  
有樸茂子弟。亦自見誘陷於穀中。捐田數宅。資其在湯  
盡。猶且佩牛帶犢。橫行鄉曲。甚者卒失業。攻剽推理。  
盜跖而在民間者。不可勝數也。以故前時守令。皆莫  
其治。我明府下車。則召三老長年。宣布政府德意。而

唯勸民務農桑。無他異政。三年。令行禁止。民軌於正。  
義。大服稼穡。租稅無失。要期繇役。唯命。四年。即上績  
書。

朝廷以為能。乃遷令石見。石見西海一都會。而最難  
治者三。蓋其地環邑皆山也。山出銀銅錫鐵及石藥  
異類之物。不可勝原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  
也。乃召募四方逐末之徒。鑿空采于山。土著之豪。攘  
臂乎其間。與官府爭低昂。凡入山者。提握之物。足以  
起富。至一朝射利中之。致貨不貲。故人人慕其暴富。

往往負任擔荷盜販於竟外官府立之制吏巡而誰  
何則彼又設智巧斲闡弗已吏扞掇察淵捕其居首  
者繫治餘黨稍稍逃去而逐末之徒不至逐末之徒  
不至不能采于山不能采于山銀銅錫鐵不能備失  
下之用召則為毋不召則失國利如之何則可難治  
六也邑之西南接壤雲藝九州漕海之所經商賈往  
來貿易有無而居民逐米鹽之利偷生是計凶年饑  
歲移就蒲羸於海濱待時而動故輸租失期會難治  
二也渤海及島夷之諸國遐在海之東南石時乎島

夷之舶出沒于戕風怒濤之中颿決撞摧漂流至于  
邑深目辯髮之胡髻頽匍匐示簡乞憐然其言與書  
不可通不可讀安能知其國與名姓乎大舶可三四  
十人小舶不下二十人十年一大舶五年一小舶率  
以為常前後守令不能便互從事每寒心於計莫所  
出難治三也我明府下車視事一如羽陽時務革易  
前敝求民病利未踰年百姓皆及業采于山之徒從  
四方來萃商貨流通七起國利先是石見民間有以  
使功之術為禍福者此輩皆伏去其故業今茲秋一

大船漂流而至。明府乃先遣長吏勞問，而授館與食。寒者衣之，疾者藥之，厚具以繞給之。又命邑豪省視舶中財物，且置守者備他盜。居浹辰，選小吏五六曹，偕載送于長崎填臺，命象胥問其國錄其名姓，乃待使風放歸本國。此乃所以示國家雍容寬和之意也。然彼既覽我之廣大富有，又已嘗我之梁肉肥甘，若豺狼懷無厭之欲，職為亂階，亦不可知。即使使者告鄰國諸侯，猶尚固其圉以備不虞，而後以狀聞于東都。

朝廷褒顯幹理其事，特有加賜。凡我明府為政，以闡扑教化，相終始焉。故所部寧肅，百姓懷服。若夫挾廷臣任嚴猛，鞭撻黔首，以立威名，其所不為也。余聞斯言，遂謁君，盛稱其神明。君徐對曰：「予承乏奉職，如所見，稱吾豈敢當今之吏治事。無大小，皆率故事。如有變奏東都，諸臺承政府之督，唯謹，亦易易焉耳。蓋堅直廉正，雖君之天性乎。非以經術緣飾吏事，奚以得朝野稱循良名實相應乎。愈益知君之好學有素也。今春竣東都之事，還任于石見。正倚從諸君子之後。」

出祖東門之外。遂修敝辭以贈其行。

贈天龍師序

寬保之有三閏四月。豐城天龍師首版于東都北郊谷中里永久寺。是日也。諸老禪師諸法兄弟諸從屬各投言頌德來賀者何限。余於師之道雖未之學。知師於方之外者十年矣。初師來自豐城籍于駒郊吉祥寺。師蓋有意於文辭。法弟實洲志趣亦同。師乃謂實洲曰。吾祖曇摩氏逝矣。西竺之人一葦以航。其應對梁帝亦唯心術之微。而文辭不與焉。後之祖述斯

彌案預當作

道者壹是皆以心術為本。其受之之徒。猶且直情而徑行。各以其道為道。故於文辭土苴以視以吾觀之。曇摩氏之道匪他。舍夷氏之自傳。夫舍夷氏之言載在修多羅。其高者出乎青天。細者入乎無間。大藏八千白馬所馱。東京宣諸鴻臚。魏晉受而譯之。譯者何易。摩訶以大芬陀迺蓮華紛綸貝葉之編。何誦而不支。那之文者。吾以文辭為筌。以修多羅為魚。乃坐須彌之巔。垂綸毘盧遮那之海。亦將人棄我取。假乎彼而造乎此。夫然後呵佛罵祖。焚像斬貓。豈不愉快乎。經有

之。淵才雅思。文中王文辭。奚妨宮。吾道哉。遂並從余。問修辭。居二年。所寮舍有一老僧。頗冒嫉。為學者實。洲甚畏之。即與師謀。將佯姑為絕學。師曰。吾二人者。之。若此好也。介衆莫不聞者矣。勉為絕。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絕者乎哉。我則弗敢。愈益。子。師嘗夢黃龍。且而占之。或人曰。師字天龍。而夢黃龍。祥莫大焉。人亦作誦贈之。師乃笑曰。貧道既辭親。為僧。父母安得而子邪。東西南北。石上桑下。唯吾心所欲。若事周流。則何名山不可曳杖錫乎。不則還鄉。

得一小利。相幸無豪易。高身披糞雜之衣。抗然稱長老。乃坐繩牀。揮麈尾。咄喝以警愚。則彼聲聞之徒。衰如充耳。又何益於吾所道邪。二者吾毋望矣。所願居此樂土。若幸藉諸天擁護。奉乏大利。則乾竺之經。支那之籍。四方之求千金之購。以贍給貧而乏書者。而不問方之內外。吾則左提右挈。優游其間。苟如是乎。誰知其他於是乎。余始知其志之大。他日待雲雨。必將有為實享保中也。爾後師內之佛經祖錄。竭思窮力。外之諸史百家。誦習不廢。餘暇則密爾著作。是耽。

擁 奠案極

乃其志也。未嘗一日不在於人。棄我取假乎彼而造乎此也。而其道日培月殖。篤厚致稱。其師為人溫雅貞。不絕俗。若或千金之家。紉袴之子。延為上客。則不得已。而往。其言語飲食。必從意之所適。而人人傾慕。弗已。皆歸其厚也。蓋師二十年之間。游南芝寓北郊。卒不離都下。吉祥之籍。自若。即有今舉也。先事師來告。且曰。所恃諸天。擁護文辭。果無妨害乎。吾道哉。喜形于色。是舉也。都下二三長者。皆議布金。猶尚歸其厚也。是乃得雲雨之秋邪。過此以往。師之騰躍。

可知也。余於師之道。雖未之學。徒聞此盛事。嘿嘿乎無言。則十年之故。之謂何。遂誦所以知師於方之外者。賀之。若夫方之內。則諸老禪師。諸法兄弟。諸從屬。揄揚悉具焉。余曷敢措一辭。

二王千字文序

吾友伯理。專心攷書契一事。垂四十載矣。近就古墨。帖中。攢撫晉二王之草字。摹寫梁周氏之千字。刻成。謀序於余。余曰。此事吾所不敢與知也。然以故舊之誼。不可辭也。無已。則要當得子意。因使伯理述其戒。



煥案亂恐  
辭

約弟子之言直取錯綜敢為之辭爾伯理嘗謂其生  
 徒曰書之於草難哉匪獨知之難言之亦難也即言  
 而聞之亦未有卒其亂者居吾語之夫東漢稱伯英  
 為草聖爾後世無草然晉而降何世不有何人不為  
 非無草也夫人而能為草也吾就古人中求其當儀  
 刑者其惟晉二王乎二王優劣外人那得知因亦如  
 阿敬所自言吾覽其墨帖歷千百載刻搨之手不一  
 而所謂跳龍敬馬蛇者今尚若新矣過此以往雖世世  
 多賢各極妙旨稱某得某肉某得某骨亦所謂夫人

而能為草也人或謂草也者走也苟從筆所之必在  
 於縱心調暢而妄意揮染自稱狂若醉者有矣或又  
 謂二王之業唯其高矣美矣大矣不可企及又何擬  
 議焉乃屑屑焉修靡弱麗為衡山之影響者有矣其  
 自稱狂若醉者雖未為得猶有所託矣獨至為衡山  
 之影響者無取也唯是舍故而即新人情其常然則  
 從事斯業也安適歸矣不有夫二王之帖猶存者邪  
 亦唯擬議由此心誠求之巧者識其大拙者識其小  
 日習之所揮化之又化衆妙自臻於是雖未至稱買

王得此不失所望。尚亦得步驟不遠。至於步驟不遠而觀之。古與今如一丘之貉。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此之謂溯洄。晉時與敬元道護相揖乎一堂之上。實二王之蓋臣也。不可誣矣。汝輩寧爲二王奴隸。勿爲衡山輿儻。唯與古爲徒。何必舍故而即新之爲此。未足以盡吾意。安在使聞者卒其亂邪。嗟乎。難言哉。茲刻者蒲廬也。蛾子時術之。乃欲使汝輩稍以穀似之。終儀刑于二王也。

汝輩其思諸。蓋以余之寡見。伯理所摹一十字。所謂跳

斯案期當作

龍驚蛇者悉備。猶若新出自二王之手。指也。學之之徒。取法於期。猶取府庫。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余直取其意。錯綜之。敢以爲辭。亦不知而作之者也。

送松井伯道序

今茲笠間大夫伯道松井君。年甫四十。致仕于東都之邸。益君以世臣。少襲其祿。乃說禮樂而敦詩書。其受性弘毅。而有褻諤之風。其先侯嘗以爲使君傳世子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遂在末命。召君屬以後事。且託今侯焉。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

之怨。君既承遺孤之託，兼督有司諸政，乃不怠趙孟假寐之敬，加以子產博物之敏，以贊今侯而今侯善質聰明，其於受教，不以忍聞為多。凡聽政訪問，備令安身，各以其時，不敢壹之。入則問安，小君亦房闥之臣，不得親媚。出則歲時述職，會同率由，典禮其儀，不忒。是皆君之教誨能入也。於是乎其寮屬賓客皆誦義無窮，頗有赫赫之名。君益厚正其身，以格侯之心。之非，其官守言責一埤益乎我，而勤勞職事，夙夜匪懈。益有年矣。一朝以有不能者，則乞骸骨。侯弗聽，乃

一日三請，侯知其志之不可奪，遂許之。君乃以舊令尹之政告新令尹而退。夫賢臣之於進退也，孰能從旁窺知其意之所在乎哉？今而其寮屬賓客有疑者，有惜者矣。其疑者乃曰：主何以強仕而致仕焉？豈侯為小之故，不以其規寘之於耳乎？若然，從容獻否成可則濟可矣也。主無乃激乎？其惜者乃曰：主何以強仕而致仕焉？豈謂吁嗟我事孔庶乎？職亦劇哉？惜也不使主遂其事也。此疑者疑其激，惜者惜其不遂。然而至知君有不能者之意，則皆未之得矣。嗟乎！六尺之託，百

里之寄。古人猶難之也。士不可不弘毅。而君則天性受之。人不可不以學。而君則說禮樂而敦詩書。其託與寄於君乎。何之有。然則其強仕而致仕焉。必也。其心有謂吾於進退。若是綽綽然有餘裕矣。不然。夫豈忘先帝之言。猶在耳。其無辭於地下也。唯其有之。姑且使疑者愈疑。使惜者益惜。弗恤也。而疑者惜者。於今猶誦義無窮。則其餘寮屬賓客。亦皆為去後之思可知也。從此以往。公室每有大議事。侯若有諮謨於君。顧當其時。君其諸契然與。詩云。嗟爾君子。無恆安息。君其意在斯乎。亦唯賢臣之於進退也。孰能從旁窺知其意之所在乎哉。余辱在友籍之末久矣。君既致仕。今秋尋將遊海西諸國。余贐之以此言。

### 明詩映序

宋人之為唐詩。毛不相屬。裏不相離。○明人之為唐詩。毛相屬。裏相離。○近時士之膚敏。苟知因之。則鮮不謂瘦宋肥明者。先進之教。其為美律絕由之。有所不行。明而明。有毛相屬。裏相離。○有毛不相屬。裏不相離。○明詩之選。世多有之。選而選不精者。亦多有。

之不取屬離者舍不屬離者亦不可行也吾友井子羽為詩也每謂滄浪之論滄溟之選無以尚之固守唐人之三尺不敢踰矩而教諭其門人亦必於是門人守子羽之教從事之業者猶子羽之不敢踰矩即不敢踰矩亦滄溟嚴刻苦渴其所撰不多則初學之徒稍稍請益子羽曰執柯以伐柯務工所睨視勿渝其肖服堯之服誦堯之言是堯而已矣不知者乃謂有人於斯色如削瓜身如植鱔孰為非臯陶與傳說肖則肖矣獨如其心與德何何必身如斷楸則周

公面如蒙俱則尼父乎哉所貴聖之心德○吾不必問其肖不肖唯在吟詠性情如何耳此不以規矩欲成方員也雖公輸所不能也詩云詩云廣博云乎哉女輩唯唐焉依亦可以弗畔也夫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無已則明詩乎明詩亦難取哉吾將有所撰姑且埃之久焉撰成乃授門人曰明詩之粹近體而已若至古風吾有微意在未易論矣故此選獨取近體焉吾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二三子其思諸遂命之曰明詩瘦子羽門人問序於余○惟子羽之為

教也使夫人之子耀明其志專務精嚴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有此選明而明取屬離于唐者舍不屬離于唐者選而選未有若斯精者矣茲集一出乃始知明人之為唐詩非毛不相屬裏不相離也子羽其能味詩之暇哉

石交千古友墨本序

此文當入題跋部

昔者我先大夫與廣澤先生滕公謹相厚善歲時每入東都數過其廬獲其所書篆隸楷草諸體環遠中則裝為數軸廁古書畫真諸一牀退食之暇以爲弄

玩又每築室構樓其榜則不遠千里必請公謹書之乃愛其書及其人有如是者蓋遠西鄰參鳳來之山屹立二州之間山下二陵其北陵○○○光明太后詔物色利修真人處也其南陵

神祖所避風雨也谿流發源於鳳來山中至二陵之間始急如建瓴而下東入遠之版敷川其底出奇或深黝而秀潤其理金色自然成垂雲形者號曰金垂土人剽以作研亦非土左赤馬諸石所及也昔年先大夫致金垂二枚於公謹公謹喜甚乃爲五古長

篇紀其事篆其卷首曰石交千古友以贈先大夫藏  
在余山房屬門人木子彰尤嗜書學乃一覽奇之曰  
公謹之書以墨本行者多矣然至書其所為詩者也  
罕所覩也請臨而刻之又求余一言余嘗聞之先大夫  
公謹生平不以詩自居故其詩佳惡姑置諸如其書  
也余未之學則尚何言哉然此物也先大夫手澤之  
所存我家詒厥之一則余豈可無言乎遂叙其事以  
屬之子彰

○送曇濟師序

此文可刪弃

南宋滄浪氏假禪論詩有味哉今之禪徒每意以為  
滄浪假吾道論其詩吾既得我道矣於彼所假乎何之  
有是易易耳乃侏儻鄙倍盈紙亦下筆不能自休余  
嘗覽唐宋以來諸道人所為偈頌者俚語方言為韻  
然命之曰偈頌則其無意於詩審矣若使諸道人為  
詩庸知非如今之禪徒侏儻鄙倍命之曰詩者耶余  
卜居駒郊居近方山方山者大刹禪徒之主萃淵藪  
也以故禪客時時來問詩者不為不多余乃操唐人  
之業應之則咸顯若以為箕斗不可以簸挹卒喪其

資斧及頤而退矣惟風氣之所稟緣其好尚遷焉譬  
諸桑榆未光卒於不振自非假魯陽之戈奚以得揮  
而反之邪最後得曇濟師者其人如汗血駒新出於  
渥洼中且敏而好詩頗異乎他子之撰余勸以祛舊  
習師率然謂余曰如子之說則唐人之牆其高數仞  
誠難窺哉然灼知啟若得其門者何人也吾何人也  
吾亦將升其堂以與富美之觀也不然與瞽者奚別  
乃退以唐詩為懸虱先學視三月然後改殼率一發  
不失前禽於是乎大喜刻意三年冠裳麗偉愈出愈

奇遂至稱合作師從容語余曰論禪者不知詩知詩  
者能論禪至哉師之言愈益知滄浪氏假禪論詩有  
味也余雖不敏誰毀誰譽竊嘗有試師之騰驤不受  
庸夫之銜豈私其所好邪今茲師將還其鄉于越州  
乃修一言以贐其行師非但善詩其究世典屬文辭  
亦異乎他子之撰

○物產正名序

此文拙可擲削

殊方異言名與物不同名之不正言之不順君又猶  
病諸此者揚子雲旁訪輶軒所載詳識四方之語以



著方言遂使名物各得其所彼之與彼古之與古猶然矧乎彼之與我古之與今名異物同者有矣名同物異者有矣苟知其名不知其物猶求柴胡於沮澤歟知其物不知其名輒告之曰有麥鞠乎曰有山鞠藭乎獨如還無社何苟非精意覃思惡能得辨其物而明其名邪孟峻家本太原王氏之裔其數十世之祖避辭來于我邦寓肥筑之間數世而徙浪華遂家高津因以為族子孟峻之大父松悅君始游東都以眡眦聞焉諸侯爭客之元祿中應洞津侯之聘其子

道伯君早世故孟峻得為大父之嗣云孟峻幼岐嶷六七歲神彩秀朗凡所受章句皆上之口作詩屬文稱為奇童稍長承父祖之業學軒岐俞扁古先之遺脈論禁方藥石之書旦暮孳孳不研究弗措居恆謂其徒曰近世有一家醫其言曰為醫則當驅使草木能治人之疾疢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世多有此說而後人人以謂某學醫也某治醫也於是乎學與治岐為一途矣古之醫誰不學者晉侯之疾也醫和所言與子產所論相吻合則儒與醫又奚擇矣豈上醫醫

國者非邪稱夫治醫者不學無術名物懵懵安在驅使草木能治人之疾疢乎哉乃從其治服其藥以得瘳者幸也孟峻多識草木鳥獸之名乃講藝之暇夷考物土之所產明徵方言之所訛而分水陸之品類正草木之名實集錄為卷名之曰物產正名此書一出即始學者有據焉有據焉而後不復求柴胡於沮澤而知有麥鞠知有山鞠窮則名物不盤各得其所於是乎奚病不可赦藥此之謂驅使草木能治人之疾疢也孟峻於赭鞭之業亦精意覃思莫所不至矣於乎

太原氏世有能子哉

送永阪子旋序

子旋所仕君食邑信陽松島今茲秋子旋承其君命始巡邑政既具行器乃拜二親于堂下曰正衡不肖承乏此役不三月不得歸今以靡鹽之故姑還膝下敢以告之其父養拙翁下執其手曰老夫壯時數巡邑政故能習其地蓋信陽接壤兩越四竟皆山也其民多勇多力強毅尚氣槩才難治矣松島雖蕞爾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今擇其人長於邑也其人忠信以

泣之。即事至而聽訟。蔽獄。姑盡所備焉。然嘖有煩言。邑長莫之治也。故巡邑政者。能察邑長若諸小吏。而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因問民所疾苦。明底其情。然後省徭役。薄稅斂。則邑長若諸小吏。若父老子弟。咸愛慕為去後之思矣。夫民之於產。首戴第蒲。身衣襪屨。以從事田野。亦螟蝗疾疫之荐至。凶旱水溢之不時。雖深耕疾耨。至於輸公上。則不厭半菽。將送往迎來。將喪祭嫁娶。重之塞向。瑾戶之相仍。于茅索陶之相屬。苦哉勞也。凡使民食不節。事不時。不樂業。不勸功。

而無卒歲之蓋。不怠歎息愁恨之心者。邑非其邑。邑非其邑焉。焉在其為民之父母。奚能為巡邑政也。自吾先人奉宗國之命。傳於我君。至爾三世。承守其職。老父聞之。事君者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先民無所不用斯言也。行乎敬之哉。母。隨先人之力。母氏則舉觴賜子旋曰。自吾為爾家婦。數送夫子巡邑政。今又送爾。奚喜。安之。爾徼福於乃祖。而藉夫子之寵靈。幸得竣事。自爵者三。子旋誓首曰。不敬從二親之命。時驪駒在門。僕夫具存。翁與母氏出送于庭。子旋

拜而辭既而出門有司賓客及諸子弟送者載路乃  
枉駕北郊過余廬告別余謂子旋曰吾觀今世稱能  
吏者往往啗昧太史公曰廉吏久久更富然子之清  
正無此憂焉且子好學究經篤志古之道則於治人  
乎何之有庶足以誠之矣因賦角弓之第二章子旋起  
而拜曰此役也正衡之業在小宛之卒章矣遂請并  
書二親之言

○增位山記序 大拙惡可刪

文章之道苟非能知其體而因之不可行也而人之

不雋稍稍雖知尚辭然未替信於是驟視古文率爾  
喜其富有乃燥吻之際一旦欲挫衆美於筆端輒縱  
所取反渝其踰然後顛倒衣裳視躁足高乃猶嚶嚶  
然曰吾則入室矣遂下筆不能自休即如是乎發言  
盈紙亦幾乎秀焉濫哉鹿園董公跣跣之暇為增位  
山記蓋山則在播之姬路山下有寺即公之師父所  
住而姬路侯先塋之所在也公少時嘗每風景登此  
山詠言不倦云元文中姬路侯廢嗣君移封越之高  
田寺亦從移焉公自東都往問其師於越因追想昔

游述以作記蓋是記也盛稱增位之勝其言務光大  
而不過乎實抑淫靡而就劉亮始頌往昔其所見山  
川之豐麗城邑之弘敞而驗之地圖辨物居方終歸  
北來再存其所感馳神運思不任遙想至乎喑廢矣  
之去姬路猶憫其徒之懷土則引式微而止亦皆率  
先修之所程其儀不忒是故麗以則蔚如雕畫炳焉  
其可觀哉若或韻之傳乎則謂之賦誰其侮予公則  
曰賊者吾豈敢蓋命之曰記者其有旨邪公於文章  
之道乃探頤釣深能知其體而因之固非不雋躁高  
之徒之所企及也公以緒餘操方外未技猶如是也  
矧於其所道信而好之可知矣余因其請猥叙此言  
亦何足為之重退乃有慙於玄晏云爾

接戰錄序

蟠齋丈人嘗從碎王翁學兵法數十年翁奇丈人厚  
遇之其臨終也悉以其所業授之丈人丈人今年已  
七十餘乃聚子弟嘯啻談兵昔者碎王翁於余大父  
行嘗辱通家之誼而今又與丈人時時接杯杓之驩  
其酒酣以往與俱操頤頰擊指腕慷慨言論則雖碎

王翁死而不亾可也。惟是丈人老而益壯，其氣猶若欲奪三軍之師代之者。一日出其所著之書示余曰：之書也。雖未能竟吾師闕廓深遠之義，然以吾嘗所就而正者述而廣之，蓋傳之子弟也。而如其文也，子無乃見以為區區兵家之談亦少廢矣乎。今世黃吻書生，動輒左武蔑視兵家，願聞子之說。余曰：唯唯。不杲。夫虞夏商周之世，穆穆在上，明明在下，雖有蕞究奚能間然。然時或有若三苗、觀扈、姚邳、徐奄，負固而不服者，則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授以干戈，戚揚從以鉤，援

臨衝，乃詢爾仇方，是類是禡，雖則閑閑安安乎，亦終不必不破我斧，缺我斨，殲厥渠魁，而逸德列于猛火，玉石俱焚也。此古之王者所以伐肆絕，勿吝以時而動威，不軌而昭文德，終篤其祐，以對天下也。由是觀之，軍旅之事不亦重乎。仲尼辭衛君，以未之學，然至夾谷之會，請具左右司馬，以折衝於壇位之上，終使齊人還其侵地，而謝其過者，又何壯也。故其言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可見一張一弛不可偏廢也。且也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

征戰侵伐何世蔑有乃能拊衆威敵各固吾圉以備  
不虞亦其所也故仲尼之徒誰不學軍旅再有之對  
季孫可以徵焉豈翅俎豆胡簋之事而已哉亦唯能  
知戰之所蓄猶且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然余實  
未敢學也不能爲丈人負韃矢而前驅奚以當丈人  
之心耶丈人乃稱善且曰死而有知吾先師之靈亦  
嘉子之說遂請以爲序

山陽行錄序

蓋士苟稱記室游事諸侯者文辭不足以備其用而

見以爲儒無益於國其謂之何歲戊辰三韓修聘道  
出備之牛窗岡山侯供張焉先事數月其君大夫謀  
曰是役也使者之所過雖徧邑小縣誰有使賓舍於  
隸人門不容車無所藏幣者亦未嘗不共幄幕焚燎  
若芻米餼牽以具一日之積備一夕之衛也況我成  
國乎乃命戒曰爾有司修理舟楫平易道路其館崇  
大如公寢高其閤闔厚其牆垣膳宰致饗候者爲導  
車馬有所賓從有代監司諸長吏各巡視其所而衡  
鹿舟較虞候祈望各展其物自郊勞至于贈賄慎勿

失禮於是乎有司徧執爾事計日待之猶且昏謀曰  
韓使固嫺於辭命亦其官皆從之若或彼傲我以其  
所不知而不能對則從而笑謂問其邇而不知也若  
門遠焉其焉知之國無人哉國而如此何以求榮惟  
其應對非文學之士老於事者不可也乃選諸國中  
不得而選諸東都郎中遂拔井叔子者叔子固已以  
文學見昵於侯有年矣即承命從事焉以是歲春二  
月自東道行于罔山以秋八月自岐岨歸于東都往  
還凡七閱月其山川所經過逆旅所朝夕雲物變態

動植多寡道里險夷土俗風謠舉以筆錄并附此行  
所為詩古近諸體及序記銘贊簡牘雜文凡百有餘  
首其以吉備之國屬山陽道遂命曰山陽行錄若夫  
載筆大館邂逅韓客投之以縞帶報之以紵衣乃暢  
彼我之懷遂如舊相識其詩其文別有成集故不列  
于斯云既而使其友石溪氏屬正倚序之三謝不敏  
不可則不得辭受而讀之其詩古體者寡矣不必論  
也近體則嗣響風雅聲律克諧其曲麗流暢遵守開  
天之法不敢渝其肖亂之唐詩中而不得辨者多有



煥案應  
當作應

矣。其文則儀或立明。範而出之。朝于子長。夕于子孟。堅  
 時。或逍遙乎漆園。御風乎鄭圃。而往往假道於荀孟。  
 屈宋。若至長轡于康莊。則不取。下問於退之。子厚。自  
 趙宋氏以下。無以取焉。此其意如飄飄。獨立于零埃  
 之表。綽然有餘裕者。亦唯尉矣。篇章章殊。令人賞嘆。弗  
 已。因謂石溪氏曰。自有斯篇。余乃始知叔子之才。與  
 其慎文辭矣。此行也。其身既膺選。以焜耀其君之望。  
 而斯篇者。未力也。未力猶如是矣。亦其對壘之日。彊  
 弩之所發。可想見也。繇是觀之。雖叔子之才之美。非

用文辭。奚以獲乎上。能行其道。如斯其愉快也哉。於  
 是乎人之謂擣藻如春肥。猶何益於國者。吾不信也。  
 詩曰。彼君子兮。不素繁兮。叔子靖共其職。以慎文辭  
 哉。

芝蘭園文集

卷之

靜好館藏

斐何園文集初編卷之六終

書女食症

斐何園文集初編卷之六終

